

浙江文叢

新編本

宋濂全集

〔第六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新編本

宋濂全集

〔第六冊〕

宋學士文集（五） 龍門子凝道記

浦陽人物記 輯補一

朝京稿卷第一

臨濠費氏先塋碑

皇帝登大位之三年，覩四方之既平，嘉諸將之勳烈，迺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爲公侯，錫以鐵券，俾傳諸子孫。於是，臨濠費侯自僉大都督府事，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平涼〔二〕侯。既而復謂賢豪之生，基德累仁必由於其先，乃推榮其三世：侯之曾大父五一府君，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護軍，追封靈璧縣子；大父六三府君，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，追封江夏伯；顯考七五府君，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，追封平涼侯。曾祖妣季〔三〕氏，祖妣及妣兩何氏，皆從其夫爵邑爲夫人。

命書既下，侯用牲醴詣五河，告祭於先塋，榮光赫然，照燭泉壤，山雲宰木，飛揚燁奕，皆有異氣。自是歲時奉祀惟恭。侯間謂余曰：『吾世齒恒氓，至於吾躬遭時遇主，奮自戎行，奉命克敵，或專或裨，凡十八年。始於江淮，中於閩浙，至於定中原，舉關陝，皆與諸將之列，取城邑以數十計，其艱且勤亦至矣！藉聖主之德，念錄微勞，爵爲列侯，名載冊書，人臣之榮無所與比。顧豈吾材之能致哉，實我祖考遺休餘澤之所及也。惟我祖考，皆有厚德，爲鄉邦所稱。宏

址深源，誕啓厥後，恩數之加，允稱不虛。茲欲歌頌先德，敷揚聖恩，樹石墓道，俾後嗣知所自出，非子孰宜！『余嘗待罪國史，撰次功臣勞烈，知侯爲人仁勇有智略，事上御下，以忠以誠。今又弗忘其先，以顯著遺德爲事，可謂知所先後，善爲臣子者矣。侯名聚，字士英。其詩曰：

帝乘六龍，起江淮東。濠泗之間，爲漢沛豐。維時費侯，驅吼虎雄。壯馬長矛，爲帝股肱。既定泗濱，遂剗靈壁。維滁及和，一舉而踣。孰謂大江，可限南北？萬馬飛渡，不以羽翼。巍巍建業，扼江而城。旣入其郛，帝庸作京。廣德旣綏，遂平長興。軍聲轟轟，四方震驚。蠢彼僞吳，假息於蘇。愚弗量能，自干天誅。將命以行，以翦以剗。獲其大醜，歸實鑕鉢。帝德如日，愈久而晰。孰倚冰雪，以詫弗拔。何閩何浙，何勅何劣。如朽之折，如藩之撤。閩浙旣清，載征中原。巨壘連營，望風而奔。或奔或降，追剗其根。中原卒平，萬方來臻。帝嘉治平，曰誰之功。鐵券丹書，錫爵命邦。矯矯費侯，平涼是封。豈惟其身，榮追祖宗。侯有峻爵，上推於父。維祖甚仁，伯於江夏。江夏之先，靈璧是子。旁及其嬪，咸有爵土。費侯曰咨，小子無良。祖考之休，積厚而昌。旣有土田，又蕃牛羊。維曰薦奠，以致孝享。大登如几，牲碩酒旨。費侯泣祀，陳豆奠粢。擊鼓駭駭，焚幣煒煒。費侯克孝，祖考咸喜。濠民謂侯，勇不失身。委質聖君，爲社稷臣。濠民謂侯，貴不遺親。玉佩貂冠，爲賢孝孫。四海旣同，爵勳旣崇。曷以承之？維孝與忠。忠以於朝，孝以於家。繼德無愆，弗祿是荷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涼』，原作『源』，韓本、傅本同，按《明史·費聚傳》載：『洪武二年會大軍取西安，改西安衛指揮使，進都督府僉事，鎮守平涼。三年封平涼侯。』又本文後詩有『平涼是封』。『涼』是『源』誤，今據改。下同。

〔二〕『季』，韓本、胡本、嚴本同，黃溥本作『李』。

贈中順大夫鎮江知府徐公墓碑

皇上即位之十年，詔曰：『光祿卿徐興祖慎事小心，在朕左右二十又五年，未嘗有過，非其祖父之教，曷以致斯？其準恒制，寵贈之官，以勸奉職者。』於是吏部承詔，贈其大父餘慶中順大夫應天府丞，父景福中順〔二〕大夫鎮江府知府，祖妣朱氏贈德人，妣高氏贈淑人。興祖既祇奉制書，告於墓下。復謂余曰：『吾祖、父世有醇德，祖之事稍遠弗能悉知，知而悉者惟吾父而已；吾父之德吾知之，吾子雖知之弗悉也；至於吾孫又不若吾子之知，則遂忘矣。苟不托於文辭，何以示後之人使知所自？敢以累執事焉。』余與興祖同朝甚久，不獲辭。

徐氏世爲建康人，國初，易建康爲應天府，今爲應天之江寧人。公諱景福，字某，諱餘慶之子，諱守禮之孫。平居愿貌寡言，事親先事揣意，取其歡欣。兄眉壽，析產出居，朝夕往省問其缺乏及所好而饋進之。並市肆備百物，以通時之有無，不過求銖兩息。遇人不問長少，卑躬悅色，懇篤誠信，出言惟恐傷之，一揖垂首幾欲及膝，久之然後起。與俗無怨，聞喧詈〔三〕聲，輒引

避。人告以求利，則曰：『苟足可矣，非敢求也。』或尤其太同，則曰：『誠以待物，同非所知也。』由是，里閭咸稱之爲善士。公既以此自治，生子亦以是教之。年若干，以某年某月日卒，某年月日葬於聚寶山府丞墓側。妻即淑人高氏祔焉。高氏柔嘉有則，年若干，以某年月日卒。子男三人，長紹祖，次即興祖，次敬祖。興祖淳篤遜謹，由尚食局副使四遷至今官，階中順大夫，爲上所信任，賜以第宅土田。而孫男五人，欽、鑑、鈞、仁、義，皆謹飭習禮。欽復擢爲從仕郎，掌醢署丞。曾孫男女又十餘人。君子於是知公積善之報未已也。嗚呼！爲善者，觀於徐公，可以知勸矣乎！銘曰：

天博而穹，厥聽孔聰。善祥慝殃，咸以類從。孰畱不知，訾其幽遠。棄不爲善，其胤卒殄。有察其然，善集^{〔三〕}於身。身或弗昌，昌在後人。懿惟徐公，嗜善忘利。豈必多言，躬行於事。純孝篤誠，於父於兄。小智私謀，我則不能。里譽閭稱，公誠善士。不顯其身，以遺厥子。厥子如何，冰潔璧溫。玉食是司，以奉聖君。帝嘉舊勳，俾長光祿。金帶朱衣，其儀甚肅。殿門嚴嚴，不敢顧瞻。退食於家，默無一談。帝曰爾賢，祖父善教。錫以峻爵，以勸忠孝。乃贈徐公，守彼鎮江。徐公有父，佐於鄉邦。制書煌煌，丹璽如日。宰木祠垣，燁然動色。鄉鄰歎咨，始實弗知。積善致斯，胡寧不爲？徐公有善，子食其報。人孰非公，賢者是效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順』，原脫，韓本同，據黃溥本、胡本、傅本補。

〔二〕『晉』，韓本同，黃溥本作『罵』。

〔三〕『集』，韓本同，黃溥本作『積』。

景祐廟碑

景祐廟者，宋殿前司統制祖公廟也。公諱域，字貞夫，其先閩人，後徙明奉化之松溪。公有文武才，建隆中，以剛毅稱。居鄉黨，遇歲饑，發私廩以賑餒夫，所活以千計。里有昏喪，貧不能成禮，出財帛周助之。子弟不能學者，爲招師儒使就學焉，邑人咸德之。

既沒，皇祐二年遂作廟於忠義鄉之福慶里，有故必相率趨禱。滅火、愈疾，屢著奇徵。元祐中，漁者鄧祺、徐寶泛海，值風，舟起立者數四，懼死，呼神求救，公忽見於空中應之。俄而火光如斗墜檣下，風頓息。起視所在，舟已至公廟下矣。建炎四年，高宗南奔，御舟次崎頭。金人將舟師追其後，將及，見赤旗數萬蔽海上。金人沮懼而退。是夕，提領海舟張公裕，夢神人虎韞魚服，奏對上前，自稱官位姓名。公裕以聞，高宗多公之績，制封文惠侯，賜廟額爲『景祐』。元大德十二年大疫，死者相枕。民禱公，公降於人，指廟東井，命民飲，病者飲水立愈。明年，蝗發境上，官督民捕蝗，日以斗斛徵之。民泣訴於公，頃之，蝗飛積廟前高數丈，民取以輸。遺蝗亦皆自投於海，禾不爲災。至正十一年，海盜起，將剽掠邑民，會大風揚沙，晝晦不可辨，盜迷失道而退。後盜復至，鈔民財無所得，怒欲火廬舍。至廟，若聞絃誦聲，驚駭相顧，卒

不敢犯。二十二年，有巨蝶集里巷，螫民膚即死。民神事之，迎置於廟。公復降於廟巫，手撲殺之。耆耄卓在明、汪敬行等，列其事聞於朝，二十六年加以『昭烈』之號。皇上有天下，以爲凡神之封爵，宜命於天，非人所敢與。洪武四年，乃詔儀曹易公號爲『故義士祖公之神』。每歲季春，縣令用剛鬣行祀事，著爲恒制。敬行之弟敏學，復謂公自宋初至於今四百年，功烈及於民者甚久，而未有文辭昭靈焯美，垂之無極，甚非事神之道。乃遣從子正來請傳其事於碑。夫公以一將之微，其生也非有公侯之貴，萬鍾之富，而獨能惠其鄉；既死數世，復能濟其君於艱難，而保鄉邑之民於無窮：非烈丈夫能然哉？是可歌也已。其詩曰：

斗牛之南大海堦，羣山崒嶭植翠壇。乾靈坤秀鬱不宜，篤生祖公維俊賢。虎眉虬髯高兩顙，右握寶刀左屬鞬，指揮貔貅立殿前。晚辭天子歸林泉，傾萬金貲振顛連。聞人急難刺在肩，有弗能拯食不咽。曰：『生施惠靡遑年』，死爲明神參化權。鬱攸肆虐焚氓廬，揮唾沃之不敢煽。颶風掀浪欲拍天，漁舟葉沉立以旋。火燄如日隋檣端，手提白骨出重淵。鑾輿狩南濟大川，追者十萬犬羊羶。身率以君將樓船，赤幟塞島虜愕然。璽書褒忠禮彌虔，坐秉躬圭冠貂蟬。癘鬼跳踉民告瘡，以藥投井飲輒痊。飛蝗被野禍大田，神氣一嘘舞翩翩。如蛾赴火積成山，立使凶歲爲有年。海盜操矛口垂涎，揚沙撲面憚以還，退奔相蹂行踟躕。鉅蝶爲妖大如鳶，家趨巷祭陳豆籩，以掌擊之民害蠲。邑民戴公綏以安，歲時扶携謁廟門。清酤在觴几蒸豚，鍾喧鼓考雜管絃。公騎蒼麟手執鞭，龍旂獸盾衛者千。來如旋風止如煙，顧民欲去不忍

言。民拜願公毋我捐，俾禾如茨黍蛇蟠。疾害不作福祐縣，公名不朽同坤乾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年』，原作『平』，誤，據黃溥本、韓本改。

惠州何氏先祠碑

英傑之士，立大功而享爵位者，非其先之基仁累善，何能自致哉？然其先有德，而子孫不知報祀者有矣；知報祀其祖，而棄蔑其祖之子孫者有矣：是皆不達禮義之弊也。若山東行中書省參政何公，其篤於禮義者乎！

公名真，字邦佐，世居廣之東莞，至公始遷惠州。祖諱發藻，元贈中奉大夫、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，追封廬江郡公。父諱叔賢，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，追封廬江郡公。祖妣鄒氏，母葉氏，皆封廬江郡夫人。公祖暨父世有潛德，鄉稱善士。公生八年而喪父母，夫人守志不奪，慈鞠嚴教，少偉然有志。當元至正中，中原兵起，廣民王成亦搆亂，公爲小官，即請而討之。已而解惠州之圍，逐叛將黃常，復惠州。會賊陷廣州，公以兵復之。由惠州府判五遷爲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，階資善大夫，分省治廣。公弟迪以從征功，擢中奉大夫、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兼僉樞密院事，遂推恩封其二代。後合福建、江西爲一省，改拜公資德大夫、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，仍治廣州。歲乙巳九月，賊挾廉訪司副使廣寧等叛，圍廣，公禦

之。踰十月，部將與賊通，絕糧道，公出避，城陷。丁未五月，復克之。明年制授公榮祿大夫，自左丞陞右丞，未拜，而皇明兵平江西，詔至諭公，公舉廣東之籍以降。上嘉公保民順命之績，授中奉大夫、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。洪武庚戌，移山東行省。越七年，以老致其政。

初公追思顯融之盛由於先世，既於東莞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羣祖，復與弟迪謀，悉以其先所遺田，儲租人以祭其禰。公猶未慊於心，乃以惠州城西之私第爲義祠，斥所有私田百餘頃爲義田，世俾宗子主祀事。恐族人不知學也，有塾以教之；恐其羞服或乏也，有粟帛歲賑之；嫁娶喪葬有以助之，疾病疲癯有以養之。懼其久而失其意也，爲書以訓之。俾嗣弗壞而來請銘。嗚呼！先王所以親民善俗之道遠矣，賢人志士欲推之於世而勢有所不能，欲退而惠一族，化一鄉而力有所不逮者，有之；至於勢足以爲而不爲，力可以至而不至者，亦有之。此所以越數十世而其事曾不一二見也。惟公奮自韋布，夷盜保民，鎮寧南服，致位尊顯，卒能識幾效順，戢歛干戈，爲民請命，使粵南之民不易市肆。又能推本反始，孝於祖宗，惠及族人。所踐所言，允可爲法，其於富貴可謂不苟處矣。視彼恃險而賊民，私厥身而忘其所自者，其賢豈不多哉！是宜紀行載勲，著之樂石，以爲後嗣式。其銘曰：

維昔至正，德否亂生。海沸山崩，靡人不兵。額額粵南，在嶺之外。猖豎嘯呼，民罹其害。何公曰嗟，我民何辜。告於太藩，請行天誅。迺戈迺殳，迺糗迺糧。大旆修旂，人莫敢當。叛將肆兇，賊我守邦。鞭門疾呼，鼠拱以降。曷以褒功？躋於左轄。巨鉞良弓，左旄右節。豈

惟其身，錫爾祖考。峻爵崇勳，以顯忠孝。祖考榮矣，子弟孔多。寶帶銀章，威儀甚都。邦人聚觀，拜伏稽首。按轡徐驅，詢其耆老。耆老有言，大哉公勳。元衰不君，公其我臣。公曰吁哉！我志已定，待彼有德，爲汝請命。赫赫大明，洸洸仁聲。震於南溟，勢無全城。公束干戈，載封板籍。錦韜龍函，獻於京國。帝嘉厥功，不勞我師。錫燕彤庭。重瞳屢回。大江之西，岱宗之東。祿食十年，執政廟堂。寅畏恭勤，髯鬚盡白。詔優老臣，勿勞以職。公歎謂人：我德何爲？祖考之惠，幸以弗墮。豐湖之西，有第奕奕，玄楹文牖，既燭且恤。亦有土田，被隰包原。重繆薦年，歲登百千。我第以祠，我田以祀。祖考之休，敢恤吾嗣。池有穹魚，圃有嘉蔬。以魚以菹，丹荔清醑。刲豕擊羊，來烝來嘗。孫子咸臻，有雛雁行。或授以疊，或奠以尊。登降肅然，莫敢叱咤。數具禮全，陳几布筵。孰爲弟昆，孰爲子孫？公曰族人，亦孔之夥。揆本追原，咸田於祖。祖病在指，四體靡寧。奈何一身，曾莫胥矜。爾餒爾寒，我有粟帛。爾昧弗通，我學爾迪。爾有災害，我則戚之。或有燕私^{〔一〕}，則慶樂之。我有爵祿，我祖之故。不私吾身，弘祖之祐。豈無鄙夫，爵祿是荷。惟家之肥，遑恤其他。維公克仁，仁以保民。惟公克孝，尊祖睦親。嗟爾後人，惟公是師。繼承無忘，公有訓辭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燕私』，原誤作『燕曰』，黃溥本作『燕喜』，韓本、傅本作『燕私』。按《詩·楚茨》『諸父兄弟，備言燕私』，鄭玄箋：『祭祀畢，歸賓客豆俎，同姓則留與之燕，所以尊賓客、親骨肉也。』『燕喜』爲宴飲喜樂

或喜慶之宴，按文意當依韓本、傳本爲勝，據改。

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丞相追封咸

寧王謚忠肅星吉公神道碑銘^(二)

今上皇帝，既有天下，憫元忠肅公星吉死節之忠，擢其子吉昌官內廷，遷監察御史，俄超山東按察司副使。昌將行，詣濂泣曰：『先公薨於蘄盜，盜有義先公者，具棺葬於蘄水縣鳳凰山下，家人弗聞知。時兵未靖，各守其境，道阻不通，昌微^(三)服跳走數千餘里，瀕死者數矣。遇今上克蘄，始獲至，詢蘄人，啓棺北還，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地。而昌又獲祿食於朝，皆上之至仁、先公之遺德也。先公之忠，既載在《元史》，惟是墓道之碑未有刻文，敢惟先生是請。』翌日，濂以聞，詔曰：『然，星吉之忠，朕實知之，卿其勿辭！』乃考論其事，曰：

謹按，元贈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、錄軍國重事、江西等處行中書省丞相，追封咸寧王，謚忠肅星吉，字吉甫，河西人，贈榮祿大夫、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、上柱國，追封秦國公，改封雍王朵吉之曾孫，贈榮祿大夫、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、上柱國，追封代國公，改封涼王搠思吉朵兒只之孫，贈榮祿大夫、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、上柱國，追封趙國公，改封邠王搠思吉之子。其先三世，以言語材藝事太祖、憲宗、世祖爲怯烈馬赤，譯諸國言，後皆以公貴封王。曾祖妣倫徹徹，祖妣阿琨，妣順祖，皆從其夫封國爲夫人，改封王夫人。公兄弟六

人，於次爲三，少騫然不可犯。武宗時召見便殿，襲怯列馬赤，事仁宗於潛邸。仁宗即位，雅宜公，久不改官。

英宗知公材，延祐七年十二月授承直郎中尚監丞，賜中統鈔千貫，給校尉十人，專道而行。監尚御用物，公謹持出納，不可勢屈。中官貴臣手無符敕，絲毫不放，英宗奇之。至治二年二月，遷右侍儀，同修起居注。命龍慶州達魯花赤脫歡以女妻公，賜鈔三萬貫爲聘資，寢得眷近。公每侍側，中外利害，乘間進說無虛時。泰^{〔三〕}定帝元年六月，拜監察御史，階奉直大夫。丞相^{〔四〕}帖木迭兒紛更朝政，御史大夫倒剌沙狼據中臺，公奮章劾^{〔五〕}之，朝廷凜然畏公。三年七月，陞朝列大夫、引進使知侍儀事。四年九月，進侍儀使，階朝請大夫。文宗天曆二年八月，拜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。時大夫阿思見蘭海涯有能聲，公至，萬口移譽於公，大夫聲頓寢。詔賜衣一襲，上尊二^{〔六〕}朋，鈔五千貫。至順元年，遷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，薊姦剔穢，煦其朽枯，境內帖息。三年二月，復拜治書侍御史，治陝西行臺，未至召還，同知中政院事。六月，改同知功德使司事。順帝元統二年四月，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告闕，僉擇其良，以公爲之，一道稱治。

明年，徵拜大都路總管府達魯花赤，輦轂之下，權倖肆橫，法滯不行。公操其紀綱，風迫雷斷，不問誰何，姦軌帖然屏伏。至元二年六月，擢嘉議大夫太府卿，太府近且貴，莫敢鉤覈，闔豎攘竊，斂散無籍，吏緣爲私。公較擿隱蔽，立簿計數，吏畏若神。將作院累歲乾沒綺綉之屬

一萬五千緡，悉責償之。知崑山州事管某，上書誣平江路總管道童詭報歲災。帝命公察情否。初，道童以廉正治，其屬官不能堪，故誣之。且倚前翰林學士阿魯恢爲援。公驗得其狀以聞，卒坐二人罪。三臺交章薦公，五年二月，特授資善大夫、大都留守，仍兼太府卿。益虔於職。談其美者，日以上聞。帝曰：『不可無旌以勸奉職者。』六年三月，就加榮祿大夫。未幾，帝幸太府，見公所爲，條法精密，諸藏皆盈，有黃金束帶之賜。時微雨，公立階下，命侍臣取御服油衫加公身。至正二年十二月，陞宣徽院使。四年二月，改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，省控治五溪洞蠻，土酋鹿馴豕暴，變幻百出，每視省臣臧否以爲叛服。公禁戢內兵，勿擾其境，布約敷惠，化其悍猾，效貢奉職，比於近縣。十二月，以中政院使召還。六年六月，賜金虎符，轉海西、遼東哈思罕等處追捕鷹房怯憐口萬戶府達魯花赤。十月，遷將作院使。後二月太府闕卿，再入太府，兼將作使，階超光祿大夫。

七年十月，遷宣政院使。明年三月，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。時承平日久，官恬吏怠，漫無倫紀。公至，擇剛明御史行十道，糾劾貪邪，疏拔^{〔七〕}冤滯。憲司隸卒盤據爲虐者甚衆，公下令屏斥之，俾州縣之卒更月入直。民歡樂之。建康城北有宋丞相荆國王公墳，寺僧世守既久，視爲己有。王氏孫伐山木，僧執送官，官將以盜論。事上公，公怒曰：『王氏山，王氏孫伐之，何謂盜耶？』即歸山於王氏，而逐僧出之。秦檜裔孫奪民田，羣訟不決。公問寮屬曰：『秦檜何人？』僚屬以姦臣對。公閱檜傳，大署其狀首^{〔八〕}：『檜之誤國，千載有餘戮，矧茲遺胤，敢爲民

害？』盡斷其田於民。公之明決皆此類。湖東道僉事三寶注，廉介不阿，御史以私謁之，不聽，輒以事劾之。章至公所，公曰：『鴉敢擊鳳耶？』奏杖御史。脫脫丞相與御史有連，銜公。

十年五月，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。湖廣地並江北，威順王寬徹不花田獵蹂踐稼穡；起廣樂園，萃名倡巨賈以罔利。有司莫敢問。公至，求見王，闔啓右扉入公，公引繩床向中門坐，叱闔曰：『吾受天子命，爲藩大臣，烏可以小門入我！』闔懼，告王，乃啓中門，導公入。公拜謁畢，起言曰：『王，帝室之胄，與國同體，不爲天子養民，而獵野獸、悅婦女，以爲民病，臣竊爲王危之。』王投几降座，執公手謝曰：『非公不知此。』悉罷其所爲。有胡僧持官府柄，橫甚。公捕其妻妾十有八人，籍於官，置僧於法。由是民得吐氣。

十一年，妖賊徐真一等起汝潁，蔓延湖湘間，勢甚熾。時武備久弛，公咨於衆，或以老將鄭萬戶有材略對。公乃令募土兵，繕城池，修戈甲，起鄭屬以禦賊事。賊聞有備，遣其黨千餘詣軍門降。公謂鄭曰：『此誣也。』鄭設伏受降，誘而殲之，縛其酋六百人，獄以俟命，會公召爲大司農，平章和尚受賊賂，繫鄭而釋其縛縱之。明年正月，賊乘懈襲武昌，六百人自內爲應，城遂陷。中人泣曰：『星吉平章在，吾屬豈爲俘乎！』公至都人見，陳致賊狀，帝喜，賜食及錢三萬貫。脫脫不悅，奏爲江西省平章政事，員外置吏卒。趣遣之官。

至江東，有詔會浙江平章政事不顏帖木兒、南臺中丞蠻子海牙守江州，時江州已破，江以西，道不通，公開省太平，募人間道持羽書走江西徵兵。未返，而賊焰漸逼，調廣德、寧國之兵

僅一百五十人。賊號百萬，衆皆沮懼，公曰：『勿憂，彼賊，我王師，彼豈吾敵？』乃貸富民財，募彊壯爲兵。初，行臺募兵，人給十五千無至者，公予五十千，三日，從者踰二千人。公曰：『可矣！』即擐甲胄，舟^{〔九〕}二千人鼓行沂江而上。四月，與賊黨戰池州，斬首數萬，復其城。至魯港，威順王之兵亦至，士氣益張。賊據銅陵，拔柵夜遁去。又復銅陵。蒐其黨，得二千餘，盡戮之。復遣裨將陸行，遇賊白馬灣，又敗之。賊走淮西，公部分諸將，率兵躡其後，及於白湄。賊窮，列陳迎戰。公麾左右，策馬雜射薄其軍，擒僞相周驢，賊潰不能列，俘其衆五千，奪舟六百艘。乘勝奔擊之，賊溺死者蔽江，江水爲白。由是道稍無阻。已而賊擾池。公率衆至池，遇五游騎於苦竹嶺，斬其二。鞠賊安在，聞其衆三百，屯貴池。襲之散去，復其邑。賊復攻陷石埭，殺尉。公夜趨之，賊陳其衆三千於縣西岳溪橋，有三酋，一乘驢，一躍馬突前挑戰。乘驢賊驍勇無敵，軍中常畏之，公引弓射之，應弦而仆。再發，再斃二酋。後師乘之，賊棄城走。其散卒千餘，焚掠縣西鄉，公復追出境。賊忽將舟師二百艘，順流來攻。公命萬戶王惟恭禦之，戰方酣，麾舩艦從旁橫擊，賊破走，乘勝進望江清水灣。居三日，偵者告賊舟四百，順風引帆直指我軍，諸將失色。公曰：『無傷，吾有以勝之。』乃偃旗伏橫港中，風急水駛，賊舟不得泊，奄忽電過。過且盡，命舉旗掣帆，鼓譟出其後。賊驚駭不能弓，官軍奮擊，遂敗之。擒卒二百，獲其舟艦器械甚衆。進克建德縣。時賊久圍安慶，聞其黨敗，而蠻子海牙亦且至，焚營解去。公且行且戰，復湖口及江州。

賊巢據彭澤，公欲攻之，而江州倉無一日糧，乃諭民輸財資士卒，俾惟恭守小孤山。而自駐鄱陽口，扼江湖要衝，以圖恢復。然亂已久，湖廣江浙多故，江西亦無援助者。轉戰六月餘，所將兵日衰耗困疲，財粟亦且殫匱。或請去就食東南，圖再舉。公曰：『吾受命守江西，此江西地也，死則死，此去將何之？』九月二十日，賊知公兵食俱竭，帥大舶載葦蔽江而下，杜上下流，縱火夾攻，公麾兵殊死戰，死且盡。從子伯不花將親兵數千人戰，亦死。公猶堅坐大呼曰：『殺賊！殺賊！』俄而，賊射公中目，仆舟中。賊素識公名，不忍害，輿置密室中。明旦少蘇，賊饋食，公卧叱去。或以刃脅公降，公罵曰：『狂賊，我國之大臣，恨不能殺爾，而爲爾獲，命也，何謂降爲？』大罵不已。賊終不敢害，環卒守公，凡不食九日，忽自力起，北面再拜曰：『臣力竭，不能報國，敢不死以辱命？』言畢而絕。時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也，年五十有七。卒後二年，監察御史巉巉等請褒其義，乃贈今官，而謚忠肅云。

公先娶即脫歡女諱奴倫，生一子而卒。後娶郭氏，中書平章政事不花之女，俱封趙國夫人。子男子五人：曰刺哈咱識理，公卒後，特授榮祿大夫利國監太卿；曰答兒麻八，大中大夫、僉遼陽行樞密院事；其三，即吉昌，初名遠爾麻識里，上賜今名；曰寶仙；曰寶座。女一人。

濂昔論次《元史》，未嘗不歎其敗亡之易，由於內外壅絕，將相非人使然也。當亂之始興，誠得數萬之兵，使一猛士將之，可立見其撲滅。而顧依違不斷，養致大釁。其中有足任如公者，又卒俾之孤危無援，不足以成功，豈非自致哉！惟公忠義果敢，出於天性，歷踐要職，聲績